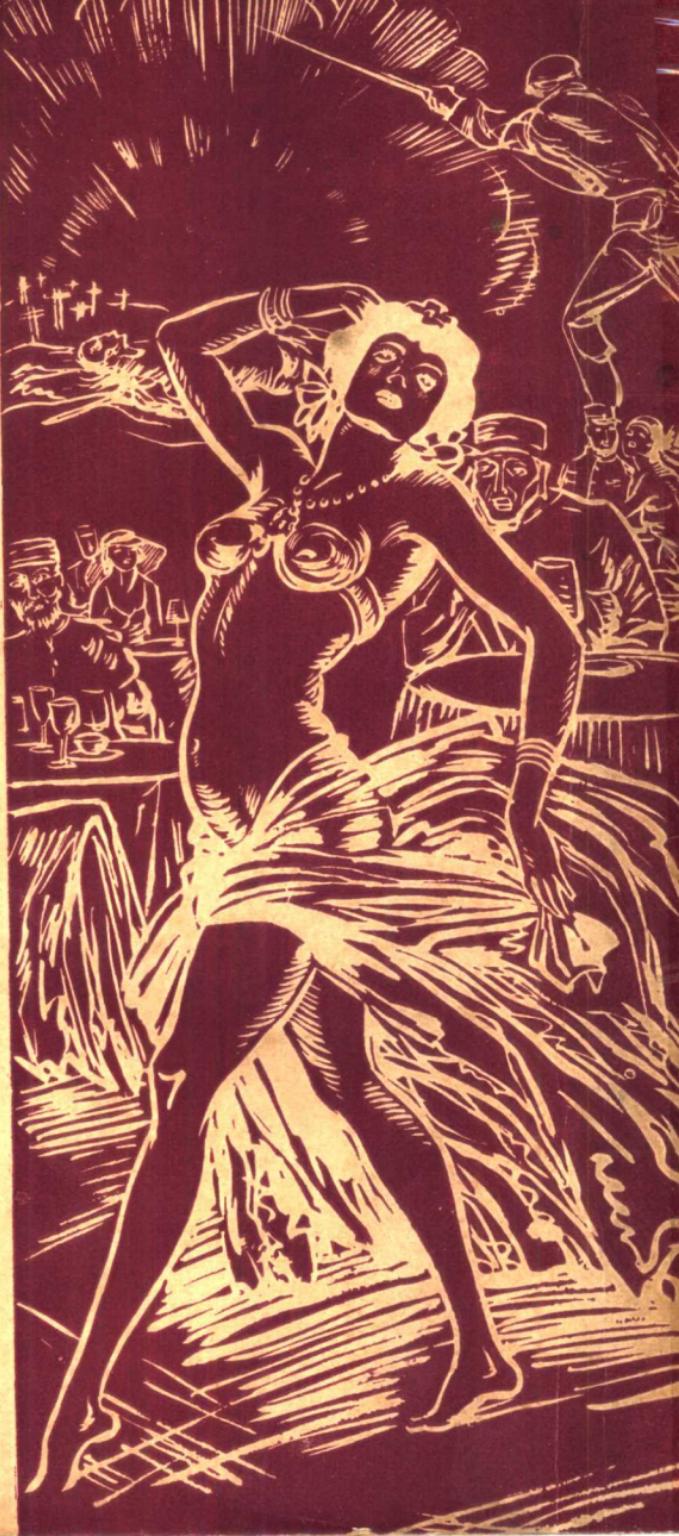


大如軍閥

柯爾孫著

陳雲豹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M. T. Coulson 著
陳雲豹譯

美

姐

罕

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再版

(88472)

☆美姐罕麗一冊

Mata Hari Courtesan and Spy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M. T. Coulson

譯述者 陳雲豹

王長沙南正路五

發行人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

著者原序

美姐罕麗底浪漫的冒險經過，引起一部份社會輿論底同情，這種同情是很少加與間諜人員的。以間諜爲職業的男女人員，照例是敵人咀咒底對象，又是其他從危險中討快樂找安慰的人們所私心愛慕底對象，而其愛慕底標準卻又不在冒險底動機，而在冒險底程度。既然如此，這位跳舞明星何至於惹起一種相反的情感呢？好些皇族們、學者們、政治家、藝術家、以及懇懃的遊客們，倘是缺欠一種超敏感的道德，當然還是忠於本國的國民，何以他們底國家受盡美姐罕麗底無窮禍害，自己還來做她底護花鈴呢？

第一，美姐罕麗是一個罕有的麗色，在色情的神祕的紗幔裏活動着；第二，她選定的法庭是在巴黎。她以藝術家底身分所引起人們底注意，和她機智的性格，便是她能惹起人們注意底大原因。法國人士對於一個美貌（而易墮落）的女子，要發生興緻，總不會覺得自己是太胖，太老，或太醜的，這點事實也可以用作回答上面那問語的補充理由。普通的女間諜，不能投合時髦的浪漫性，不算是一個可愛的人兒。但是，這浪漫天成，富於幻想的女子，具動人的、情感的、詩意的力量，以交頭接耳底方式宣傳愛底福音，這樣還不夠資格做一篇成功的小說中底理想女主角嗎？

美 姬 罕 麗底生死經過，已成爲許多劇本底編者們，尤其是影戲底編者們底公共材料。從此之後，她一生底銷魂豔史，所有從前做過高等間諜，舞女，賣淫婦，女祭司（能奉行肉感的禮拜儀式）底事實，原是充滿着劇情，浪漫與悲苦的，現在卻被那幻想的文學太過張大其詞，差不多完全把真情湮沒了。凡與美 姬 罕 麗有關的間諜故事，絕不會過分荒唐，她底深謀絕不會過分奸險，其所以至於過分者，無非虛構之誣。那些藝術的非幻想想，大多數爲求有發表的價值，便任意捏造，以成文章；還有其他較爲精構的寫作，也並無較優的事實證信，卻也成爲間諜傳記底流通本了。其實美 姬 罕 麗底一生經過已是十分浪漫，不必再加粉飾了，所以下文所敍述的劇情，當中並沒有些少幻想底成分。這樣流暢的故事，其中無論一情一景，一言一語，都未曾經過假捏底用心。

美 姬 罕 麩底生平，有幾方面對於那未諳特務工作底方法與實際的人，是無從解說的；因此我會屢次舉出其他間諜底經驗來做例子，以爲解釋。關於德國間諜工作底知識，是我在愛爾蘭、英格蘭及法蘭西充間諜團職務時所搜集的。文中所援引其他間諜底事例，多數是身任反間諜的人告訴我的親歷境況。有人提議，這篇感人的故事，如果能把其中某幾個人物底姓名敍明出來，必會更加動人。除非當時國際的間諜戰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與歐戰同時終止，這個提議才能做到。不幸，事實並不如此。背景更換了，事業改變了，但工作仍在進行着。有些事實，不獨是要保守緘默，並且對於那些現在尙充當反間諜的人，是有性命關係的呢。

舉個例說，正文裏會有隱語提及一個俄國郵差攜帶一枝藏有條約文稿的自來水筆。因此我會被盤問那個郵差是誰，他帶的什麼條約。倘若說出其中詳實，便會使現今仍在擔任這種危險工作的那個人身入牢獄，甚或有性命之危。再說要緊一點，只要輕輕說出那特殊的藏匿所，也足以陷害那些主要的人物了。幸虧不是這樣。但危險與否，仍待乎解釋如何。其他尚有以純然外交關係，也是不能宣佈出來的，因為很多負重責有勢力的人都在被牽涉之列；讀過正文，自然知道。有一道鴻溝，一邊是華貴的銷金窟，一邊是露營底野火；一邊是驕奢淫蕩醇酒美人的上流社會，一邊是牛飲尋歡的士兵階級；一邊是禮神的淫情跳舞，一邊是在殘屍枕藉的頑牆上作悽慘的『死亡舞蹈』。而這紅色舞女底一雙銷魂玉腿，偕同她底舞伴『死亡』，在這道鴻溝上，跳來跳去，跳到這邊是自私的情慾，跳到那邊是英勇的犧牲。她所造成的禍害，已經夠悲慘了，何須再把那些因意外或失足而被牽涉的人們宣佈出來呢？

美姐罕麗

第一章

我第一次聽到美姐罕麗底名，是在一九一六年秋天。由於她底名，聯想起那些關於洩漏機密的糾紛事情，便最能顯出女子用以對付男子的陰險活動，比她肉體底魔力還要厲害。也可以由此推想到一個間諜之所以受人痛恨，正因為人們對於危險，還可以勇敢地把握着，冒死也不怕，只有對於那看不出來的無名敵人，偽充友善，以掩護其破壞的陰謀，使負責防奸的人漠然不以為意，這樣一來，就不由你不震驚。

現在請大家想像一下那隊英國士兵在黑夜裏的情形。他們接到前哨底報告，據說在火線上發現些神祕的東西，立刻要偵查，各人都瞪着眼，等候費利氏(Very)信號鎗放出光彈來照個究竟。在那裏，沒有多少人加緊戒備，而士兵們對於火線上底情形，卻沒有一個不熟悉，如同對於自己底家園一樣。不過，黑夜把人底想像和目光攬昏了，在巡哨報告完了之後，大家為着這立在自己戰壕面前的神祕東西，立刻就發生了不小的騷擾起來。經過了詳密偵查，結果證明了那不過是一塊粗笨的木板，上面很潦草地寫着『為甚麼要等到二十九號？』這麼一句問

話。

這乃是一個淘氣的英國士兵，由於偶然輕妄，揭發了敵方間諜詭詐工作底經過情形。而我們卻正為這件滑稽事體受罪，對於這件黑夜中產生出來的消息，如墮五里霧中。我們詢問參謀人員，請予解釋，也沒有頭緒。他們太忙着果子醬消耗底統計，使敵人得乘機出其包藏禍心的幽默，以償其荒謬的好奇心。在許多較緊急的顧慮中，這件事幾乎會被疏忽了，幸虧第二天碰巧我去探視一些隊伍，他們正在極隱蔽的地方，作一個特殊的小反攻底訓練，在那裏我把這事發現個下落，否則必會有一場慘劇發生。

這隊伍與我同屬於一連。他們依我底意見，把夜襲底演習，改在白天舉行。因為在黑夜裏，不能作適當的指揮，會弄成一場滑稽的表演；但在白天裏，士兵們戴上黑眼鏡，就等於黑夜一樣，希望可得到較好的成績。他們底工作，都在絕對的祕密中進行。演習底目的，地點，時間，除了五六個軍官之外，誰也不知道。那隊伍因為駐紮底地點偏僻，對於



生客非常歡迎，希望可聽到本團活動底瑣碎消息。視死如歸的人，頂喜歡聽人談笑，以爲消遣，於是我就把敵人含糊的問話『爲什麼要等到二十九號？』這件事情，告訴了他們。

說完了，大家對這事大爲周章起來，好像天國裏闖進一個魔鬼來拜會。二十九號，這是預定襲擊敵人底日子，我們底營地就是發動點。那天正是二十六號。嚴守着祕密的襲敵計劃，雖則意外洩漏了，然而，除了把日期更改，一切都仍照原定的詳細計劃進行。到了二十七那天晚上，這隊伍便偷偷地爬出了戰壕，越過火線，給敵人一個攻其無備。這一次，不幸死了一個青年軍官，否則也可算是完全的成功了。

在襲敵後回來底時候，他底腿受了傷，我把他扶回戰壕去，空中忽然又飛來一顆流彈，穿過他底咽喉，再嵌進我底肩膀。正當這一剎那，他才要開始告訴我他最後離開巴黎時底祕密，張開嘴唇剛剛說着：『倘若我們能夠找着那可恨的舞女……』這半句話，便寂然中止了，他底瞑瞑雙目向着那憎然於夜況的晨曦。

我因受傷在法國療養，乘這時間曾查訪這已死的軍官何克最後離開巴黎底情形，和他與舞女結識底經過。這『不夜之城』，舞女多如鯽，在當時並沒有預料會查得什麼確實的結果。但後來居然被我發覺了，所得消息，在那個時候似乎毫無意義，其實關係非常重大，令人念念不忘。

當初我替那隊伍設計，演習夜襲宜用黑眼鏡。然而黑眼鏡不是尋常的東西，非到巴黎去買

不可。於是何克便同一個同事一塊兒去。這對年青的人到了巴黎，不免人地生疏，加以語言隔膜，購買眼鏡雖是一件小事，在他們倒是一件很麻煩的買賣。於是他們逢人便問哪裏有眼鏡公司，聽到的人都覺得好笑，嘴快的就把他們的情形宣傳出去，不久便傳為咖啡店裏底笑柄，以至凡在娛樂場中看見他們的人，都大聲呼喊，開其玩笑。他們最後到了失望的時候，也正是更可笑的時候，忽然有一個溫和女子，願告奮勇幫他們底忙。短短晤談底結果，何克就答應跟隨這女子一同去訪購黑眼鏡。後來這使命居然得以完成，幫忙的人也自然受到慶祝。這兩位青年軍官竟已得意忘形，差不多連自己底使命已記不清楚了。他們回到營裏，以為所定購的眼鏡到做起底時候，相信那位誠萬可親的姑娘必會代為收貨寄到前方來的。

這女子便是美姬罕麗。後來不久我們找到證據，可以證明她底所為是如何厲害可怕。她為要曉得這次進襲底地點和時間，便故意耽擱眼鏡底交貨日期，一直等到這兩個青年官佐假期滿了，不能再逗留，便好接受他們底囑託，等到那負責備辦眼鏡的商店把貨交來時，可代為寄去。因為如此，她便取得那部隊要開往底確實地址，因而我們準備襲擊底地點，敵人都查得出來了。那確實的日期，她本來不知道，但由於假裝熱心圖功，並希望第二天底『社會報』登載她成功底消息，於是推定了我們襲擊底確實日期。她能夠得到這樣機密的消息，我們很佩服她底本領，但是如果曉得了她更偉



大的活動，對付比那兩個青年官佐還要高強的領袖人物，那末，剛才所述的一件事情，還不算得什麼希奇呢。

料事靈驗的話語，往往是死亡底先兆。在幾個月後，當美姬罕麗以間諜罪名被審判底時候，作者聽說她便是『紅色舞女』，而那『為什麼要等到二十九號？』底神祕，便成為更廣大的探討中底一粟，探討結果，終至發現她底一生歷史，原來她曾在德國特務機關註冊為H21號，在她手裏，不知害死過幾千萬人底生命，像這青年官佐一樣的。

第一章

上文是側寫。然則正寫又如何？H 21 號偵探底驚人故事，要是你不曉得那『紅色舞女』底內容，那便無從了解了。除非你明白了她偉大的迷人妖術，你總不會相信她有如許力量，能克服了第二局——法國陸軍底腦系中樞——；又能用法國外交部底信箋通訊給她底間諜首領；甚而至於她最後被法國軍隊騷動起來把她拘去裁判定罪底時候，還能引動了那些皇族們，大使們，學者們出來援救。然而你要領會她底殺人妖術底性質和範圍，就得先明白她所自誇的藝術生活。由此並可解釋，何以那班熱誠的僞充智識階級，見得她自稱爲古代宗教底女祭司，至今還尊崇她底殉道光榮。她底崇拜者在自己底退化宗教儀式當中，也推崇她做女祭司，其中緣因，也可從了解她底藝術生活而得到解釋。

信仰她的人們，並不全然是這一類人。此外還有一班特殊的頑固派，堅信美姬罕麗自稱爲司祭舞女（Bayadére），是完全真實的。在巴黎底假充智識階級當中，到現今仍可遇見一個偶然的遊客，他低聲細說他最近會到過奧國底僻遠地方，得到機會參加禮拜大自在天神（Siva）底儀式，是由美姬罕麗主持的。他底話傳遍了耳食的人們，於是對於法國把這忠實的女信徒判處刑罰，深爲惋惜。

爲明瞭美妲罕麗如何能成功她底驚人妖術起見，我們應該先研究她所喜歡的一種迎神會。在這會裏，她不是遊藝式的演出（這公開的演出只是對那無信仰的羣衆表演的），乃是特殊的演出，以吸引最大的享樂與最多的金錢。表演底台景，是華貴的宮宇；親近的觀衆，是豪富的信徒。當祭酒初完底時候，她便在許多高貴的觀客圍繞中，半露着婀娜的腰身，俯仰風流，表現她底青春姿態。

『我是在印度南部瑪拉巴（Malabar）海旁底嘉佛納巴頓（Jaffnapatan）聖城生長的』，她用一種溫柔而嬌膩的聲調來說，使聽衆們很容易就聯想到那富於神祕色彩的東方，『是婆羅門貴族家庭底孩子。我底父親因爲奉神虔敬，心境純潔，人們都稱他做阿慈腓達（Assirvadam），意思便是「神所福佑」。我底母親是司萬年（Kanda Swany）神殿底一個司祭舞女（Bayadère）「司祭舞女和娛樂舞女（Nautech）不同。前者是神殿底祭司，受崇拜者底尊敬；後者是職業舞女，只供人娛樂』，她十四歲便死了，她死去底那一天，也就是我生下來底那一天。司祭們把她火葬了之後，就收我做養女，替我起個名叫美妲罕麗，這是「晨曦之目」底意思。

『我在初初學步底時候，就被幽禁在大自在天神底塔內大殿裏面，學習我母親生前底祭禮舞蹈。我在幼年底單調生活，是天天早上要跟着司祭的舞女們學步，只有下午才許可我在花園裏散步，一面還要編繫花圈，來裝飾神殿。關於這些，我只賸下些模糊的記憶。後來等我快要長成底時候，我底養母看見我底天姿秀麗，決定把我獻給大自在天，並且在第二年的春季聖節

的晚上，對我啟示愛與信底神祕。……』

她說話時底嬌聲膩態，使聽衆們都靜默起來，回想到她底已往，看見她那琥珀黃色的勻稱的身體，似受了神靈底感動而輕輕發顫，表現着她底神聖的青春。似乎清醒過來了，她便忽然問道：『你們曉得司萬年神底聖節是什麼意思嗎？』

在聽衆當中，也許有些是東方人，但是都已經聽迷了，只好回答說這種儀式都不大懂得；於是她便繼續着告訴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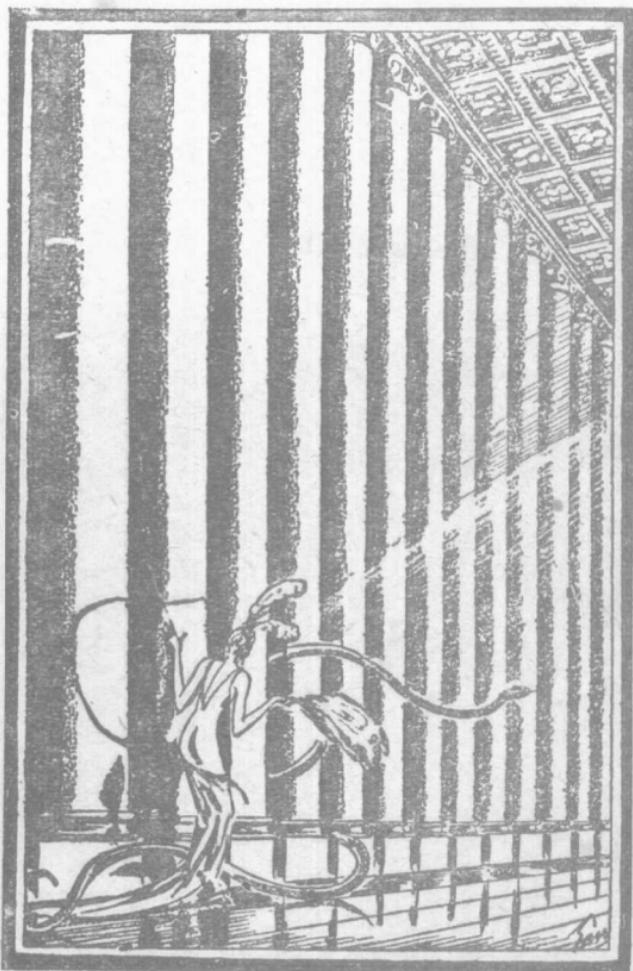
『當十三歲底時候，我便在司萬年神殿底紫色花崗石壇上，第一次試我底完全裸體的舞蹈。』

她後來就在豪富的人家來往，參加盛宴，在那裏芬芳旖旎，酒綠燈紅，她開始演述聖節晚上底種種神祕，和聖徒們如何在聖節晚上幻想着大自在天底樂園——那聖潔而殘暴的樂園。大自在天是個萬惡之王，殘暴之主，也是一切猜忌底偶像。她一面演述，一面表情，比枯燥的說話更能引人入勝。

據她說，這種聖節晚上底盛會，開始底時候，大家都在靡倦中沈默着，等到守候的時間到了，博士們便宣佈天上三位女神已經顯現，於是從幽靜的處所奏出樂聲，音韻悠然，令人神往。

有一種柔弱的聲音，從神祕的叢莽中發出來，報告神蟒已經醒了。神蟒聽見了樂聲，便往

迴婉轉地出來，爬上了聖壇，向着大自在天致敬。於是她們就舞起來！司祭的舞女們都裸着那



富於曲線的微寒細膩的玉體，正如神蟒一般，蜿蜒起伏，衆舞翩翩。其餘的種種情節，都非言語所能形容，比較古時羅馬底酒神節大宴會還要熱鬧。

以上所述關於現代的東方祭神舞蹈，不過是一種宗教儀式底神話底開始。在她和那些讚美的人們談話底時候，她把她底身世告訴他們，而她所說的，無非是從想像中得來。她本來不知自己底身世來歷，最好便假造些故事出來，以爲舞女生涯底背景。其餘她所說的，也當然是些浪漫的情節，以適合她對於劇情底好愛心。她說她在神殿裏充當舞女底情形，直到後來有一天，有一個漂亮的英國軍官，來看她表演，從她眼中看出她底苦悶，便冒險犯了神聖的禁例，和她接談。他們倆都是夠浪漫的，於是就一見情深，發生了戀愛，不久，這位冒險的軍官仗着他底機智，勇敢與資財，替美姬罕麗從大自在天神殿底司祭生活中贖了身出來，同她結婚。

結婚不久，就養了一個小孩，名那曼。這年青的母親自己說，她當時的喜歡，真是到了極點。但是，她說，因爲僕人把一種東方特殊的毒劑，給這孩子飲服，結果便短命死了。美姬罕麗有一次在赴美國底旅行中，詳細說出這慘劇當時如何激怒了她，便動起報復底狠心，親手把那沒良心的僕人絞死了。

以上是她自述的生平，充滿着凶暴冒險，駭浪驚濤，皆極富於東方底神祕與浪漫，加以其天資超異，尤爲動人憐憫。

她本在荷蘭出世，父母是印度種人，是一個質樸的人家。她稟賦着一副東方面孔，與琥珀色的肌身，這遺傳不是由於她底父母，乃是由於遠代底猶太血統而來。